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二十二回 撤金蓮奉詔迎婚 調玉燭班師錫爵

話說閔師爺因殿試期迫，來與芝哥兒計備策條。到瀟湘館，卻遇不見。問看書房人，亦不知往何處，只得回去。誰想芝哥兒走到櫳翠庵找史湘雲，別有參證。剛進房去，史湘雲道：「升沉一致，慎毋致悔岐羊。」芝哥兒道：「蕉鹿是夢，豈有得魚忘筌之理！」正說著，惜春也進來。芝哥兒替姑姑請了安，說道：「姑姑好氣色呀！」惜春道：「是你要中狀元了，我雖置身世外，那有不一脈相關的？氣色自然要好。」史湘雲道：「通是非常之喜，我先賀一賀。老姪記著我往日話，莫把「仲春」二字忘了。」芝哥兒道：「記得。」惜春道：「你們說的甚麼隱語？我全不懂。」史湘雲道：「你參一參，懂得好？不懂得好？」惜春無語。芝哥兒道：「懂得不懂得皆不好。姪兒再轉一語：懂得也是不懂得才好。」史湘雲道：「你解了繫鈴，解鈴自然是你。」姑姪二人皆笑了。惜春仍是默然。芝哥兒遂吃杯茶，就去了。回至書房，知閔師爺來訪，恐有要事，走去相見。大家商酌一會策對。

過了幾日，就是殿試之期。在金殿前各備矮桌。那日天子臨軒讀卷，大臣侍側。點名進去，各藉地而坐。散了策題，到日西時即催交卷。這天賈茂接了策問，時至微風，難以展卷而對，便將貼裡項帶通靈寶玉摘下，壓著策卷好寫。事也甚奇，那通靈寶玉不多時在卷子上現出光，映得卷子通紅。賈茂便覺心地朗徹，文思泉湧，援筆而書。天尚未午，就有策稿。讀了一遍，用心細細謄在卷上。賈茂書法本工，又得通靈之助，一字不遺，將策寫就。天才午末，便交了卷子。恰憫閔師爺也來交卷，遂同出午門，回府候信。傍晚，薛尚義、端木楷也回來了，大家說會殿試之策，各自歇去。

到第五日二鼓時候，內閣條子，單傳賈茂明日五鼓入朝候旨。眾人不知何故，甚覺著急，請閔師爺來議。閔師爺說：「芝世兄先生大喜了！這定是殿在鼎甲，先傳引見。第二日才傳臚。向例如此，不必著急。倒是引見衣冠要伺候，不可草略。」賈政聽了大喜，就叫芝哥兒去歇。家下派人到四更天來請。備了飯，給芝哥兒吃了。賈蘭、閔師爺皆同著芝哥兒，在五更前就到朝房。賈蘭人熟，在內閣裡托人探信。

天才黎明，淨鞭一響，駕臨寶座。傳：宣賈茂、黃鼎英、汪士嶼人見。三人隨旨而進。早有禮部堂官帶到金階前跪下，唱了名。只聽殿上問聲：「賈茂是會元嗎？」殿內有官跪奏說：「是。」又停一會，禮部堂官就領了起去。出了午門，外面早有傳狀元是賈茂了。賈蘭、閔師爺接著，問了問，聽說唱名是第一個，心中大喜。忽見中堂大人皆退出朝來，這位中堂是翰林掌院。賈蘭過去請安，中堂說：「年先生大喜！令弟賈茂是狀元了。才引見，聖上大喜，已欽定了。只候明早傳臚，就列金榜。果然令弟體格不凡，文才壓眾。」賈蘭說：「這是蒙中堂福蔭。稍遲門生領賈茂到府磕頭。」中堂說：「這不敢當！但是肯賜教，我學生倒甚歡喜。」說著，就各散去。

賈蘭等坐車才到府門，只見門口圍了許多人，報狀元的要一千兩賞銀。林之孝、包勇正與之講究。賈蘭車到，下了車，就說道：「報喜也得明日傳臚才定，就是狀元，何至要一千兩賞銀？這是訛了。他若再要喧鬧，就交與該坊替辦。」林之孝答應說：「是！」眾報子聽了這話，才軟了，央告林之孝。眾家人作好作歹，寫了一百兩銀子賞票，五十兩折酒與花紅。俟明日定了來領。眾報子才散去。

賈政聽芝哥兒點了狀元，親到宗祠替祖宗行禮。王夫人、寶釵皆過去磕頭。寶釵回來，先替賈政、王夫人磕了頭，重行道喜。賈政說：「虧你守志訓子，我還該謝一謝才是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實在你可費盡心了。」說著，與寶釵皆想起寶玉，眼圈兒通紅了。正說著，東府爺兒倆同賈璉皆來磕頭，兩府家人、僕婦、丫環們，分班道喜，賈政說：「免了。」忽見賈蘭同芝哥兒進來，現成衣服，就跪下替賈政磕頭，連王夫人一齊，拉住芝哥兒磕頭。賈政說：「我要受你這禮，你算替族中增光了。」又替王夫人磕了頭，寶釵也受過禮。賈政把引見事問了問，賈蘭又把中堂的話述了一遍。賈政著實喜悅。李紈、平兒也來道喜。

薛姨媽到了，賈政使出，與閔師爺眾門客去飲喜酒。王夫人接著薛姨媽說：「正要叫他去替老娘磕頭。姐姐卻先過來，如何敢當。」薛姨媽說：「我聽外孫兒中了狀元，我樂極了。先替妹妹賀一賀。芝哥兒從幼不凡，倒底龍頭獨佔，也不負寶姑娘守他一場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何嘗不是！虧了令愛。我才也是這樣說呢。」各處道喜的不斷，薛姨媽喝茶就回去了。

王夫人便叫芝哥兒先到宗祠磕頭，在東府行了禮。就到薛姨媽處。回來，李紈、賈璉、平兒皆讓過，便到櫳翠庵，替史湘雲、惜春去見禮。遂即歇了。伺候明日一早傳臚；

忽報虎北口提督周姑爺來道喜。賈政早知周廷掄新賜三等伯，奉旨班師。不想今日到京。聞之，連忙接出，就讓到王夫人上房來。翁婿一見，彼此稱賀。王夫人見女婿奏凱回來，又得伯爵，心中喜甚，就留住了吃便飯。賈蘭芝哥兒皆見了。

賈政便問海寇平服的事體。廷掄道：「這海寇原不是兵力可平的。急則揚去，緩便潛來。遠隔重洋，島嶼層疊，不知巢穴何處。且海道甚多，出沒亦不能周悉。小婿若非計擒黃襲美，縱百隋何，也難使黃天印遍順。聖上深知其弊。現在天印補杭州副將，著實榮耀。密囑撫台及各有司暗地察防，彼亦莫從異議。黃襲美放了揚州參將，繁華之地，少年易靡。其餘各首領，授以游擊、都司，皆在腹地。彼既解其兵勢，亦難再為煽惑。海疆之上，可數十年無兵患。適面聖時，將此情形奏聞，深蒙嘉賞。給假半月，賞了名馬一匹，大緞四料，荷包一匣，玉靶角弓一張，銀五千兩。著暫赴虎北口提督任，再候諭旨。」說著，就端上飯來。珍珠、秋紋往來上菜，不多時吃了飯，漱口，捧過茶來吃了。因芝哥兒要起早傳臚，就辭去。

四更以後閔師爺著焙茗來請芝哥兒，並邀了端木楷、薛尚義同進朝去等候。周巧姑爺也在榮府宿的，遂同在午門。只見新進士陸續皆到，一這科芮光祖未中，庾希亮中一百四十名。大家見了，說不多幾句話，就聽金鍾遠響。聖王已臨軒了。

新進士按會試名次，由午門東邊的門魚貫而入。點了名，賈茂是會元，在丹墀下盡前，同諸進士跪了。鴻臚寺唱：第一甲第一名賈茂，有領班的司員，俟賈茂答應一聲「有」，就扶著賈茂，在品級石前跪下。又唱第二名，第三名，皆是如此。傳臚第二甲第一名閔鵬騫，按次唱完。又唱第三甲第一名潘念祖，也挨次唱完。皆朝上行三跪禮，磕頭謝恩。一甲三名皆簪花。開午門，狀元領眾進士由御路中門而出。大象不牽自退，百官紛紛皆散。

就有府裡預備執事，外有紅旗；左寫「金殿傳臚」，右寫「狀元及第」，在馬前打起。東長門外看，了金榜，赴恩榮宴，遊街，用旗仗送狀元歸第。這也是讀書人稽古之榮，朝廷雅化，作人盛意；賈茂青年俊榜，白馬紅纓，旁觀者嘖嘖稱賞。路近臨安伯府第，伯爺見了，想起當年不允親事，心裡著實不快。賈茂卻全然不知。送歸到府，旗仗伺候遊街三日。入朝謝恩。同榜原黃鼎英、探花汪士嶼，皆授了職。狀元為修撰，榜眼、探花為編修。面聖時，知是賈政之孫，又知青年未娶，便令撤御前金蓮寶炬，為迎娶殊榮。賈茂又行磕頭，謝恩而出。就擇日到翰林修撰之任，謝讀卷大臣，拜掌院。

開了幾日，便朝考傳臚以下新進士，又分班帶領引見。閔鵬騫用了庶吉士，李雲龍也是二甲，用了部屬，分在工部。薛尚義也是二甲，點了庶吉士。周國璽是三甲，用了部屬，分在戶部。端木楷是三甲，即用知縣。庾希亮是三甲，歸了班。惟狀元有折冠帶的銀兩，餘皆領了旗匾。刻硃卷，會同年，敘齒錄，也有多少事體。

卻說芝哥兒蒙恩賞金蓮迎娶，如何敢遲。賈政與王夫人商量，就把老太太舊住上房裱糊一新，做了洞房，擇了四月十二日吉期，送到梅宅。梅御史從芝哥兒中了狀元，有賞撤金蓮迎娶之信，接了吉啟，心中甚喜。一切妝奩早已備制，這個孫女素所最疼，又因榮府體面，奉旨成婚，諸凡齊備。請了曹少詹、董庶子二位，緣係至誼，就令送親。

前四日，先把嫁妝送來，那知榮府洞房已有擺設，所有櫥櫃、桌椅、杌子、衣架、盆鏡架各樣木器，不是紅木就是陳楠。獨留了數處，配上梅府五彩描金各色器置，甚是輝煌好看。金銀銅錫各樣亦皆逐隊成雙，擺列齊整。榮府置的衣服被褥，有錦繡綢緞而外，如古所稱大軫國供的重明枕、神錦衾，南昌國進的浮光裘。用的物件如玳瑁盆，夜明犀。更有元妃賜與寶玉的兩個玉人，一名

香玉，一名辟邪。各高一尺五寸，奇巧不可思議。其玉之香，可聞百步。雖鎖之金石函匱，終不能掩。或以衣裾拂之，則芬馥經年，浣濯亦不稍減。此等陳設原不易睹。屋壁畫對皆係古人名筆。梅府所送衣物妝奩，亦皆鋪設。王夫人重賞來的家人嬾嬾，盛席管待。

賈政因奉旨迎娶，諸事從豐。家中頭兩日叫了戲子，擺席請客，邀了閔、薛二詞林，陪著賈茂親迎。家申請周巧姑爺、端木正誼待客。正誼係端木楷之號。頭一天，諸親來賀的，看戲飲酒，到晚來鋪床撒帳，笙樂遞奏，熱鬧一夜。

及至十二日迎娶吉期，前頭打起「奉旨成婚」的牌來，寧榮二國公全付執事、銜牌、掌扇、旗仗、鑼、傘，無不備具。一色穿戴家人，六匹對子馬，兩邊清道。後擺工部侍郎的執事、銜牌，貼後擺著一對「狀元及第」長條紅旗，一邊「欽點第一甲第一名」，一邊「特授翰林院修撰」的牌一對。轎前列著金瓜，把御賜的金蓮寶炬，用沉香木做亭子，安設在內抬著，在轎前引導。百子圖三百六十個，金鏡花轎新備，一路四班鼓樂，流星花炮，接聯不斷，約有數里。夾道香塵，觀者稱羨。，

賈茂騎著紅纓白馬，簪了御賜宮花，閔鵬騫、薛尚義穿翰林吉服，騎馬兩邊陪著。焙茗做頂馬，後跟大小家人二十餘名，皆騎著馬。前列宮燈四對，火把數根。鑼聲開路，皂役呼威。便向梅御史府來。

曹、董二位姑爺接了出來，今日論不得長親，讓賈茂先走，坐了上首。二處的陪客皆陪坐了。吃過果茶，又送上蓋鍾茶來喝了，接下鍾去，就擺桌子，端碟子，斟酒讓坐。賈茂遜不過，坐了首席，二位陪客各坐一席，曹、董兩處相陪。遞酒安坐，飲了數巡，就端上菜來，看菜豐盛。吃了；點心，用過飯，賈茂的跟隨獻過賞，賈茂起身到後邊拜梅御史、鄒夫人，受了兩禮。請梅調鼎、寶琴相見，也鋪紅氈受了兩禮便領親。

月娥穿了吉服，頂著蓋頭錦袱，兩邊嬾嬾扶著，跟著賈茂，就上花轎。當下門前響了三聲轟天大炮，鼓樂競奏，鑼聲振耳，執事排全。賈茂騎上馬，一路笙管細作，燈燭齊輝。不多時，到了榮府。曹、董二位在大廳上，自有周與端木二位照應管待。

卻說月娥轎進了三門，到院門前落轎，賈茂對轎射了三箭，月娥才出轎。兩邊嬾嬾扶著，添胭脂，遞寶瓶。仍是賈茂領著，跨馬鞍，站在花燭前，賈茂行禮拜過天地。進洞房合頭，坐帳。一切儀節不知出於何典，只得照依俗禮行。

月娥是王夫人、寶釵見過的，李宮裁、平兒等也都見過。虎北口離京不遠，探春接在家內。巧姑娘已來了半月。史湘雲、惜春要看新人，就帶全哥兒、長齡兒，奶母顧嬾嬾抱著會哥兒，及各房要進去的丫頭，擠一屋子，來瞧新人。芝哥兒不好意思，倒往王夫人房裡去坐。大家鬧了半日，擺上梅府送的飯來，方才各散。前面唱戲待客，只待二更有餘，客始辭去。

到了次日，梅小姐出房，分了大小，拜宗祠，替賈政、王夫人，同賈茂一齊磕了頭。賈政、王夫人看著大喜。賈政說：「該先替你母親磕頭。」二人便向寶釵行了禮。才替李紈、賈璉、平兒行禮，又替賈蘭夫婦相讓，就拉住了。眾家人及僕婦、各房嬾嬾丫環，皆說：「免了！」重行坐車到東府去磕頭。回來皆有拜禮。

梅御史本不甚豐，此次月娥出門，多虧薛姨媽處相幫，諸事好看。這日揀箱，各處送個針線、荷包、瓶口及應用物件，有十二樣的，有八樣的，有四樣的。甚覺周備。王夫人心內甚樂，收了八樣東西，別處收兩樣，也收四樣的。送東西卻是跟月娥的丫頭，一個彩霞，一個靚舞。得了賞賜，謝過賞，將未收的物件繳了上去。

第三日，梅府同薛宅皆有堂客來賀三，榮府在內裡搭了戲台，備辦齊整酒席款待新親。賈茂逐一行過禮。演戲飲酒，直待更餘方散。

回門住九，倏忽彌月，賈茂銷假謝恩，日到衙門供職。閔府爺另尋住宅，接了家眷來京，與賈府相離不遠。褚小鬆隨周提督到虎北口去，聞芝哥兒喜事，來京替賈政道喜。

這日，賈政正值賈環有人到家，緣光州出缺，在陳留歷俸將滿，經撫台專折，因著人來部中安頓。賈政在書房問環哥兒衙門的事，聞小鬆到，急忙接人。褚小鬆問好，道喜坐下。賈政問起周提督署中有何事體，小鬆說：「周令婿身子托庇平安，閩署皆好。但虎北口出了一件無著人命，未知密雲縣作何審辦？倒是費手的事。」賈政因問：「何事？」褚小鬆道：「虎北口靠山一帶，口裡販羊的是種好買賣。近有謝姓同伙計艾少川，販羊四十隻，進口報了稅起單，伙計趕進來。艾少川因開店的李雪坡舊賬未清，叫謝姓將羊在山坡牧放，他去問李店家算賬，並要趕羊在他店裡去歇。及至回來，一群羊不知去向，謝姓卻被人勒在坡下，救已無及。報了密雲縣，遍緝十數天，毫無影響。那群羊也無一點破綻。這兇手卻從何處擒獲？移了營汛同緝，才能知有此事。又出了一件奇事：一農人家，弟兄同居，兩月內各一乳生了三個兒子，現在詳請月賞。皆也是少有的。」賈政說：「這是朝廷之瑞。」因留小鬆住了。

不兩日，賈環的事批了「該部議奏」。部中托人，就議准了。便寫信付來人回陳留去。嗣後賈環便升任光州，不在陳留。

十月間，賈政轉了戶部左侍郎，時年已七十六矣。面聖時，便就陳情。因其應對明晰，步履強健，令其赴任，不准退閤。賈政遂去戶部到任。來賀者亦日款待，卻又熱鬧了數日。

東府蓉哥兒雖用過千數銀子，辦個內廷虛銜，卻不能隨朝待漏，」實有官守。因賈環從臆錄議敘，不幾年做到：知州，心中羨慕。便求賈政，要舍了前職，另圖新舉。卻適值國史館初開，賈政便托人替他辦了一名臆錄，恰憫派在董姑爺名下辦事。諸凡照應，自不必說。

臘月初十邊，莊頭烏繼美送了年例，開個手折。林之孝進來回了，賈璉便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烏莊頭磕了頭請安。賈璉看那手折上寫著：

次鹿四十隻，獐六十隻，狍六十隻，暹豬二十口，湯豬二十口，野豬三十口，家臘豬三十口，野羊二十個，青羊二十個，家羊四十個，風羊四十個，鱖鯉魚一百個，各色雜魚三百斤，活雞、鴨、鵝各二百隻，風雞、鴨、鵝各二百隻。野雞、野貓各二百對。

又一手折內開：

熊掌十二對，鹿尾八對，鹿茸四個，鹿筋二十斤，海參五十斤，魚翅四十片，蝗乾二十斤，鮑魚二十斤，榛、鬆、桃、杏瓢各四口袋，乾蝦米二百斤。

又一手折：

上等霜炭一千斤，柴炭二萬斤，胭脂米十擔，碧糯五十斤，白糯五十斤，雜色梁谷各五十斤，下用常米一千擔，各色乾菜二車，外租六千五百兩。

又一個紅手本上開：

活鹿二對，白兔四對，黑兔四對，錦雞二對，洋雞四對，孝敬哥兒頑的。

賈璉看完，與年例大概相符。又與他說會閒話，叫林之孝領去賞飯，留他在京裡逛幾日，也照每年向例賞了。將銀歸入賬房，所進各物除備年禮外，仍照每年分送合族。東府裡自有莊頭例進。漸漸封印。

王夫人與賈璉談及帶歲的鏤子來，賈璉道：「已經備好。」即向賬房內取來，共金鏤一百二十個，銀鏤二百四十個。內有梅花樣的，有柿子樣的，有筆錠如意樣的，有八寶樣的。分量不差上下，吩咐秋紋收了，以備歲除之用。

過了年，到十五日，是芝哥兒同月娥的二十整生日。張燈結綵，大設家宴，掛起各色花燈，一則慶賞元宵，二則替月娥做進門第一個蛻辰。預備燈戲，合座追歡。又有一班十段錦，八角鼓兒，鬥笑皮磕兒，便覺出色。放了幾架盒子，各樣花炮。天交三鼓，方才各自歇息。賈政在書房同眾門客飲酒，請了閔翰林一同取樂。上了道玫瑰元宵，是閔公最喜的，添一碗也吃了，連聲贊好。看會煙花，也才散去。

到了十六日，掌燈後，月光初上。王夫人叫人將各處花燈點上，請賈政帶著賈璉等爺兒們在堂屋內坐了一席，自家帶著史湘雲、惜春、李宮裁，老少媳婦們，在裡屋坐了兩席，皆是丫環；伺候。大家歡笑，團聚而飲。往日飲酒，再沒這日快樂。

